

# 周瘦鹃文集

2

我是一个爱美成嗜的人，  
宇宙间一切天然的美，或  
人为的美，简直是无所不  
爱。所以我爱霞，爱虹，  
爱月，爱云；我也爱花  
鸟，爱虫鱼，爱山水，我  
也爱诗词，爱字画，爱金  
石。因为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美的结晶。

周瘦鹃：《乐观》发刊词  
二〇一一年一月一日出版

## 散文卷

# 周瘦鹃文集

2

散文卷



主编／范伯群

文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瘦鹃文集 / 周瘦鹃著; 范伯群主编.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496 - 0044 - 1

I. ①周… II. ①周… ②范… III. ①周瘦鹃  
(1895~1968)—文集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6178 号

## 周瘦鹃文集(第二卷)

作    者 / 周瘦鹃  
主    编 / 范伯群  
副主编 / 周全 黄诚 周渡

责任编辑 / 熊勇  
特约编辑 / 陈雪春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100 千  
印    张 / 55.625(彩插 8 页)  
印    数 / 1~5000

ISBN 978 - 7 - 5496 - 0044 - 1  
定    价 / 108.00 元(全四册)

# 目 录

春风浩荡	001
一时春满爱莲堂 / 003	兴隆日日庆兴隆 / 046
年年香溢爱莲堂 / 007	依楼听月最分明 / 048
花布小鞋上北京 / 013	无言 / 050
长春不老 / 018	上甘岭下战士强 / 052
上客来看小菊展 / 020	明末遗恨《碧血花》 / 055
一瓣心香拜鲁迅 / 022	《梁祝》本事考 / 058
我翻译西方名家短篇小说的 回忆 / 025	回首当年话昆剧 / 061
有朋自远方来 / 028	《十五贯》 / 065
日本来的客 / 031	歌颂诗人白乐天 / 067
梦 / 034	红楼琐话 / 070
和台风搏斗的一夜 / 037	闲话《礼拜六》 / 073
上海大厦十二天 / 040	《礼拜六》旧话 / 075
迎春时节在羊城 / 043	看了《黑孩子》 / 078
劳者自歌	081
劳者自歌 / 083	采薪 / 085

春节话旧 / 087	茶话 / 109
上元灯话 / 091	绣 / 112
清明时节 / 095	檀香扇 / 115
端午景 / 098	情鸟 / 117
热话 / 100	养金鱼 / 119
乞巧望双星 / 103	吾家的灵芝 / 123
爱猫 / 106	

## 岁朝清供

127

岁朝清供 / 129	神仙庙前看花去 / 155
献花迎新 / 131	勿忘我花 / 157
园门长此为君开 / 135	关于花的恋爱故事 / 159
千红万紫盈花市 / 137	羊城花木四时春 / 162
花木之癖忙盆景 / 139	花一般美好的会议 / 164
我为什么爱梅花 / 142	我爱菊花 / 167
垂直绿化 / 145	花木的神话 / 171
卖花声 / 149	我与中西莳花会(节选) / 173
花雨缤纷春去了 / 152	杨彭年手制的花盆 / 177

## 百花生日

181

百花生日 / 183	易开易谢的樱花 / 200
迎春花 / 186	西府海棠 / 203
问梅花消息 / 188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 205
山茶花开春未归 / 192	一生低首紫罗兰 / 208
杏花春雨江南 / 196	花光一片紫云堆 / 211
但有一枝堪比玉 / 198	国色天香说牡丹 / 213

- |               |               |
|---------------|---------------|
| 绰约婪尾春 / 215   | 闻木犀香 / 252    |
| 杜鹃花发映山红 / 218 | 水边双艳 / 255    |
| 蔷薇开殿春风 / 221  | 一枝珍重见昙花 / 258 |
| 姊妹花枝 / 224    | 凌霄百尺英 / 260   |
| 清芬六出水栀子 / 227 | 秋菊有佳色 / 263   |
| 蕊珠如火一时开 / 230 | 西王母杖 / 268    |
| 茉莉花开香满枝 / 233 | 仲秋的花与果 / 270  |
| 荷花的生日 / 236   | 霜叶红于二月花 / 272 |
| 扬芬吐馥白兰花 / 239 | 得水能仙天与奇 / 275 |
| 莲 / 241       | 装点严冬一品红 / 279 |
| 好女儿花 / 246    | 岁寒三友 / 281    |
| 紫薇长放半年花 / 249 |               |

## 花团锦簇话苏州

285

- |               |                |
|---------------|----------------|
| 探梅香雪海 / 287   | 阊门颂 / 326      |
| 观莲拙政园 / 291   | 苏州园林甲江南 / 330  |
| 赏菊狮子林 / 294   | 园林两杰作 / 338    |
| 访古虎丘山 / 297   | 五人义 / 341      |
| 观光玄妙观 / 301   | 义士梅 / 344      |
| 灵岩揽胜记 / 306   | 甪直罗汉像 / 347    |
| 邓尉看梅到元墓 / 310 | 田间诗人陆龟蒙 / 349  |
| 上方山 / 312     |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 352 |
| 石湖 / 315      | 苏州的宝树 / 357    |
| 不断连环宝带桥 / 318 | 洞庭碧螺春 / 360    |
| 姑苏城外寒山寺 / 321 | 苏绣 / 362       |
| 双塔 / 324      | 紫兰小筑九日记 / 365  |

- |                |               |
|----------------|---------------|
| 放棹七里泷 / 377    | 绿杨城郭新扬州 / 408 |
| 雪窦山之春 / 381    | 欲写龙湫难下笔 / 412 |
| 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      | 听雨听风入雁山 / 416 |
| 富春江 / 387      | 雁荡奇峰怪石多 / 419 |
| 西湖 / 393       | 南湖的颂歌 / 423   |
| 秋栖霞 / 398      | 双洞江南第一奇 / 426 |
| 万古飞不去的燕子 / 400 | 浔阳江畔 / 432    |
| 江上三山记 / 403    | 举目南溟万象新 / 441 |



# 春风浩荡

CHUNFENGHAODANG



田汉不仅是杰出的戏剧家，他才气纵横，诗、书双绝。这是他为周瘦鹃的《拈花集》亲题的序诗。

结伴灵岩忽几年，  
登临不靠女儿肩。  
姑苏台上披襟望，  
何处烟波万里船？

盆有乾坤石有魂，  
花时常是不关门。  
七分劳动三分酒，  
借得苏州半亩园。

曾对诗人几度开，  
暗香疏影历风雷。  
杭州曾有精忠柏，  
吴市能无义士梅！

风雨鸡鸣犹昨日，  
曾将雄叫比啼鹃。  
啼鹃今日何尝瘦，  
新得拈花数十篇。

瘦鹃先生“拈花集”成，嘱为作序，  
给我极大光宠。适在病中，手弱  
不能多写，枕上适得四绝，即以  
呈敬。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田 汉

# 一时春满爱莲堂

瑛儿<sup>①</sup>:

这难道是梦吗？如果是梦，也是一个十分愉快的好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然而这并不是梦，明明是事实。原来一月三十一日这个难忘的一天，周恩来总理贤伉俪，突然于百忙之中光临苏州，光临我家。这和去年四月十五日在京，蒙毛主席个别召见，领教益半小时，同样给予我莫大的鼓励，莫大的光荣。这光荣不单是归我个人，也归我们一家，你是我的女儿，当然是“与有荣焉”的。

瑛儿，周总理这一次光临苏州，实在是有一个因素的。记得一九五九年我第一次在怀仁堂外见到总理时，曾经问总理到过苏州没有，他回说没有到过。于是我恳切地说：“那么请总理得暇光临苏州，看看苏州的新建设，新面貌。”总理点头，连说好，好。可是匆匆三年，未见光临，我以为他老人家早已忘了。不料去年重见总理时，总理握着我的手带笑说道：“那年你邀我来苏州，我还没有来哩。”我即忙说：“那么请总理破工夫早些来。”当下我想，他老人家身负一国重任，辛劳可知，却还牢记着我三年前的一句话，多么使人感动啊！今年总理

---

① 瑛儿，即周瑛，为作者四女，侨居于海外。

和夫人在上海欢度春节，召开了一连串的座谈会，黄浦江边，欢情洋溢。我心中暗暗地想，总理近在咫尺，会不会抽空到苏州来走一遭呢？至于光临我家这回事，那是我想也不敢想的。

呵呵！来了来了，总理终于来了！这一天是春节的第七天，风和日丽，春意盎然。下午四时左右我得到了这消息。有两件事必须突击一下，一件是准备一本比较精美的册子，请贵宾题名，留作永久纪念；一件是准备一个比较鲜艳的花束，向贵宾奉献，以表些微敬意。一时手忙脚乱总算把册子准备好了，可是这时节园子里没有什么鲜花，要鲜花又待怎么办？没奈何只得在几个盆景上打主意，见三个大盆景里的迎春花正开得好，就分头把过多的枝条剪了下来，再配上五朵奶白色的菊花，两枝紫红色的三角花和三枝翠绿色的郁金山草，这才扎成了一个五色缤纷的花束，把鲜花问题解决了。

我按捺住了一颗激动的心，静悄悄地等着，直等到日斜时候，猛听得大门口有人嚷道：“来了来了。”我立即跳起身来，三脚两步赶出去迎接，一面唤蔷蔷和全全小姐妹俩捧着花束站在石阶上准备献花致敬啊！瑛儿，我这时抬头一望，那满面春风踏着轻松的脚步从花径上走过来的，可不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同志吗？伴同前来的，有市委和市交际处的负责同志和总理的随行人员等一行十余人。我忙不迭地迎上去，跟总理和夫人握手问好，又和市里的几位负责同志一一握手，然后带头向着爱莲堂缓缓地走来。蔷蔷和全全一见总理，忙把预先准备的花束献上。总理带着笑接过了花，把她们的小手握了一下。蔷蔷是个少先队员，忙又举手行了个队礼。

爱莲堂上，灯火通明，也似乎分外热情地欢迎贵宾。进得门来，我指着高挂在上面的“爱莲堂”三个横额，含笑问道：“总理府上的堂名，可也是爱莲堂吗？”总理微笑不答，我立即明白过来，他老人家早年献身革命，背井离乡，自不会留意到这传统的玩意儿的。当下总理并不坐定，先看了看屋中央两张方桌上陈列着十多个盆景和瓶供，然后回头去看那东西两壁上的梅花画屏。他细读了汪东先生画上自题《东风第一枝》的一支曲儿，又读着蒋吟秋兄画上“先春传喜报，遍地

展东风”的题句，点点头说道：“这两幅画题得好，很有新意。”这时总理夫人忽然看到了东壁上另一条清代大书家伊秉绶的字屏，指给总理瞧。总理走过去瞧了一眼，也说一声好。可见贤伉俪对于前代的书法都是很有研究的。

我家那两个养在一对年窑大瓷缸里的老绿毛龟，都已寿登耄耋，一向引起众多来宾们的兴趣。前年西藏班禅副委员长一家光临时，也大为称赏。入冬以来，正安放在爱莲堂上。这时被总理夫人发见，就和总理一同观赏，问是吃什么的，产地是哪里？我回答说：“苏州专区的常熟，是它们的家乡，平时吃的是虾或小鱼，长在甲壳上的并不是毛，其实是苔藓一类的寄生植物。”贤伉俪听我说着，顾而乐之。

总理和夫人坐定后，你继母献上什锦糖和花生米。我给她介绍了一下，彼此握手道好。贤伉俪十分随和，拾起了几颗花生米，各自吃着。瞥见你的几个小妹妹正在门口张望，就问起我家庭状况。我回答说第二代第三代共有三十四人之多，散在各地。接着，总理又关切地问我到我的健康和写作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末了又感慨地说：“我年来身受知遇，报国有心，可是马齿日增，总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是惭愧得很。”

我兴奋地谈了一会，总理起身告辞。我忙说那边还有几室，请总理前去看看。于是伴同他们沿着走廊到了紫罗兰庵、且住、寒香阁三个室内，重新介绍了三处陈列着的骨董文物，那两面五彩雕瓷的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小围屏，引起了贤伉俪的很大兴趣。那时我的书桌上已展开着那本新备的《嘉宾题名录》，我就敦请总理题名。总理回答说：“好好，让我带去写好了再给你。”随手把册子交给了他的秘书，就跟我握手道别。我忙问总理在苏州想耽几天？总理回答说：“今晚就要回上海。”我知总理公事忙，没法挽留，只得依依不舍地相送出门。总理边走边说：“北京快要开会了，你一定要来啊！”我忙回答说：“一定来，一定来，今天承蒙总理和夫人大驾光临，我荣幸万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可不是吗？总理来去匆匆，在苏州不过六、七小时，却特地光临我家，亲切慰问，这一份高谊隆情，教我一辈子怎能忘得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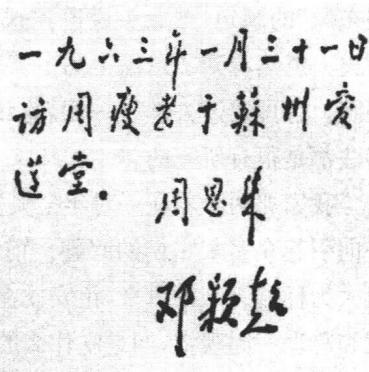
瑛儿，那本《嘉宾题名录》，已于总理离苏后不久便送到我家来了。只见第一页上墨光耀眼，用毛笔大书特书道：“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访周瘦老于苏州爱莲堂。周恩来、邓颖超。”我捧读再三，深感国家领导人对我们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关怀，心中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特做诗三首，以资纪念：

华灯初上日初斜，瑞霭祥云降我家。  
自是三生真有幸，蓬门来驻使君车。

殷殷促膝话家常，读画看花兴倍长。  
三沐三熏温暖甚，一时春满爱莲堂。

吴市群黎笑靥开，欣逢人日<sup>①</sup>有人来。  
奈何高躅留难住，行色匆匆带月回。

(选自《拈花集》)



“嘉宾题名录”中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题字。

① 作者原注：是日为农历正月初七，古称“人日”。

# 年年香溢爱莲堂

瑛儿：

时间老人真性急，老是急匆匆地在那里赶，既送走了形势大好的一九六三年，又急匆匆地把希望无穷的一九六四年送来了。记得去年元旦，你曾寄给我一张美丽的西式贺年片，给与我们一家一个“百凡如意”的祝愿。我想，尽管我和你是爷儿俩，“来而不往非礼也”，因此也寄还了一张，向你们一家贺年祝福。可是今年元旦，你也许是忘了，没有寄贺年片来，而我也没有寄给你，倒象是彼此“划账”似的。其实我并不是为了你不“来”，我也不“往”，只因去冬十二月上旬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从北京回来以后，身体和精神一直不大好，为了害着肺气肿的慢性病，稍一劳动，就觉得有些儿气急，因此影响了情绪，天天懒得动笔，休说长篇大论的文章写不出，连三言两语短的信也不愿写了。

瑛儿，说也惭愧，这一个多月来，我是在“怠工”的情况下挨过去的，除了整理一些小型的盆景和先后出席了市人民代表会议、市政协会议以外，简直没有做什么事，夜夜挑灯枯坐，心中苦闷得很！

啊，瑛儿，你不要为我担心，这不过是偶然的现象，兴奋剂终于来了，且让我来向你报个喜讯，你道是什么兴奋剂，什么喜讯呢？你听

我慢慢道来。料知你听了，也一定会兴奋而认为确是喜讯的。原来一月九日那天傍晚，市园林管理处的张处长派了一位姓徐的秘书对我说，明天有客登门相访，让我思想上有个准备。我一听，心中先就一喜。

到了十日那天清早，园林处的四位男女工友就带着工具赶来了。经过两小时的劳动，把我的园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我整理了陈列着的盆景和几个花瓶中的残菊，并由公园中送来了四盆一品红和四盆石蜡红，重行布置，就觉得楚楚有致了。这当儿你继母忽地心血来潮，悄悄地对我说：“我猜今天光临的客人，也许是朱德委员长吧？”我点点头，不说什么。

十时半左右，那位提前到来的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室李主任，在门口嚷道：“周老，来了来了。”我疾忙赶出去迎接，只见我常在报刊上和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习见的一张笑吟吟的面庞，已涌现在大门口。这不是当年运筹帷幄跃马疆场的解放军总司令，而今天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朱德委员长吗？我暗暗佩服你的继母，居然给她猜中了。当下我忙不迭地向委员长握手道好。他老人家立即给我介绍了他的夫人康克清同志，我也急忙向她握手道好。同来的除了我们市委的王书记和交际处周处长外，还有委员长的七八位随行人员。我陪同他们通过园中小径，到了爱莲堂中，分头坐下。我请委员长就座之后，寒暄了一番，就谈起他老人家所爱好的兰蕙。

朱委员长问起苏州市培植兰蕙的情况，我回答说，现在全市培植兰蕙的专家不过三、四位，绍兴的名种总数不到一百盆，品种也不过二十余个，其他较多的不过是建兰和秋素罢了。单以我来说，只有绍兴的春兰“西神”一盆，秋素三盆，建兰四盆。建兰和秋兰倒还容易培养，而绍兴的兰蕙却是很难伺候的，往往辛勤了一年，却不见一花。委员长说：“兰蕙实在是易于培养的，比你培养树桩盆景容易得多。”我问委员长共有兰蕙多少种？委员长回说共有四百多种，这真是洋洋大观，甲于天下了。

委员长坐了一会，就起身看我几案上所陈列的迎春和宫粉梅等

盆景。朱夫人见到了那只享龄百年的大绿毛龟，很感兴趣，问是产在哪里的？我回说：“产在苏州专区的常熟，年年常有销售到国外去的，很受欢迎。”当下出了爱莲堂，看那走廊下的两盆鸟不宿老桩，一片片定胜形的绿叶和一颗颗浑圆的红籽互相掩映，赢得了委员长的赞赏。随后又看了一盆桂林山水的小景和上海四位专家所制的山水盆景，就到紫罗兰庵中，看那许多形形色色的石供。我指出了前清潘相国的遗物，一块由南宋贾似道题着“花下琴峰”四个字的大石笋和号称“江南第一”的一块大型昆山石；此外又介绍了一块富有丘壑的柏化石和一块明代名画家居节题有“云迟”二字的灵璧石，这些都是我家长物，不知经过多少上客的欣赏了。

从这里转入寒香阁、且住二室。看那明清两代的几幅梅花书画和点缀着梅花的瓷、铜、陶石、竹、木等十多件供品；又看了画着金龙的乾隆玉磬、水浒一百〇八将的五彩雕瓷小插屏，以及壁上挂着的乾隆漆画“岁朝图”，明代露香园刺绣和雕瓷梅、莲、牡丹等挂屏，明代万历朝成对的细瓷壁瓶，“道光御玩”用玉石螺甸嵌成的花寒庵竹石大挂屏，以及墨松、五针松、代代橘等老干盆景等物。委员长不厌其烦，依着我的口讲指划，一件又一件地都看了一下。

回到紫罗兰庵中，我请委员长在南窗书桌前坐下，就请他在那本曾于去春由周总理和夫人题过名的《嘉宾题名录》上题名留念。他老人家戴上了眼镜，用毛笔写下了“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访周瘦老人于苏州爱莲堂。”当他写到“周瘦”两字的时候顿了一顿，抬头问我几岁了，我回说六十九岁，他微笑着说：“那么可以称得上老了。”于是重又写了下去。我接着说：“不老不老，祖国年轻，我也年轻哩。委员长的高寿呢？”委员长答道：“七十八了。”我忙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  
访周瘦老人于苏州  
爱莲堂  
朱德

“嘉宾题名录”中朱德同志的题字。

道：“可也并不见得老呀。”委员长放下了笔，对夫人说：“你也来题个名。”夫人说：“由你一个人代表得了。”原来夫人爱花，忙不迭的要你继母同到园子里看花去了。

我也陪同委员长到了园里，先看了那些连盆埋在地下防冻过冬的大批树桩盆景，又看了五座湖石竖峰组成的“五岳起方寸”。我笑着说：“委员长，我不能周游天下，就把这五个石峰权代五岳，聊作卧游了。”接着就从五级上拾级而登，进了梅屋，看了壁上挂着的元代王冕和刻在银杏木板上的宋代杨补之所画梅的五个挂屏和唐代白乐天手植的一段桧柏枯木。我指着这枯木说：“梅花时节，我用竹管插上一枝红梅放在上面，那就好象是枯木逢春了。”委员长听了，点头微笑。

出了梅屋，看了梅丘，就经过荷轩，从曲径上走向那间作为温室的仰止轩去。在轩外的小草坪上，看到了在大石盆中种着三株黑松的大盆景，委员长就停住了脚。我说：“这是《听松图》，那个石湾窑的红衣达摩正微侧着头，在听松间风涛声，曾经在那部五彩纪录片《盆景》中收入镜头的。”委员长点点头说：“不错，我曾在银幕上看到过它了。”在这《听松图》前端详了一会，就转身走进了仰止轩。

我先就指着正中壁上挂着的一幅彩色图像，委员长正和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同在一起，笑容可掬，我接着说：“委员长，今天您虽是第一次大驾光临，而一年以来，我都是天天在这里仰望风采哩。”委员长微微一笑，不说什么。我请他老人家在大藤椅中坐了下来，指着前面和左右几案上的许多小型盆景说道：“这里十分之八的盆景，都曾于今秋送往广州市文化公园中展览过的。”说时，把几个较好的常绿小盆景，一一指给委员长看。委员长兴致勃勃地观赏了半晌，开口问道：“在广州拍了电影没有？”我回说：“没有，只拍过了两次电视。它和广州市的电视观众见过面了。”委员长又道：“你带了徒弟没有？”我说：“有一个女儿正在跟着我学，而园林处有十多个青工正由一位朱老师傅教他们做盆景，这就是我们的接班人啊！”说到这里，朱夫人进来了，把一朵紫罗兰花和一簇玉桂叶送到委员长鼻子上说：“你闻闻，